

「民国里的装 在信封」



邹婧 编著

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装在信封里的民国

邹 婧 编著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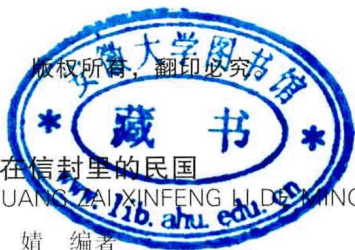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装在信封里的民国 / 邹婧编著. —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 - 7 - 304 - 06603 - 1

I. ①装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1181 号



装在信封里的民国
ZHUANG ZAI XINFENG LI DE MINGUO
邹 婧 编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 - 66490011

总编室 010 - 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李 刚

责任编辑: 宋 莹

责任印制: 赵联生

责任校对: 王 亚

印刷: 北京市大天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版本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160mm × 230mm

印张: 15 字数 167 千字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304 - 06603 - 1

定价: 32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Contents

装在信封里的民国

爱情篇：时光深处的小情书

- 002 沈从文与张兆和：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
- 018 高君宇与石评梅：你是我生命的盾牌
- 030 鲁迅与许广平：小白象与小刺猬
- 040 庐隐与李唯建：与君努力享受生命之光华与美满
- 045 朱湘致刘霓君：我的霓君，我的细君
- 050 朱生豪致宋清如：我爱你像爱一首诗一样
- 059 瞿秋白致杨之华：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
- 065 蔡元培致亡妻黄仲玉：我之负汝何如耶

- 071 郁达夫致王映霞：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
- 081 丁玲致胡也频：有你一切都好
- 087 闻一多致高孝贞：只要我俩死在一起
- 094 许地山致周俟松：自识兰仪，心已默契
- 097 冼星海致钱韵玲：我那边也有同一月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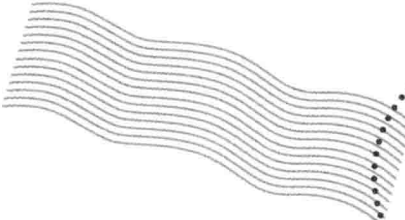
友情篇：奉君尺素，不诉离殇

- 104 周作人致俞平伯：毕竟还是苦雨
- 114 刘呐鸥致戴望舒：这只是一个华尔兹的梦
- 119 鲁迅致萧军、萧红：我们见面之后，是会使你们悲哀的
- 125 陈衡哲致任心一：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
- 136 陈衡哲致胡适：朋友之乐，是沙漠中的甘泉
- 141 郁达夫致林语堂：扬州旧梦寄语堂
- 150 俞平伯致丰子恺：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

- 154 宗白华与郭沫若：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澈的海水
- 172 叶圣陶致陈竹隐：瞻对遗影，伤怀何极
- 178 朱自清致旧友：我的南方，我的南方！
- 184 陶行知致小朋友：预备钢头碰铁钉
- 189 夏丏尊致文学青年：暂时不要以文字专门者自居

亲情篇：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爱

- 196 老舍致胡絮青：代我吻吻儿女们！
- 200 向警予致父母：我们是廿世纪的小孩子
- 203 梁启超致子女：给我的孩子们
- 211 梁漱溟致梁培宽、梁培恕：寄宽、恕两儿
- 217 瞿秋白致女儿：给独伊
- 219 丰子恺致儿女：给我的孩子们
- 227 潘漠华致潘纳：给霖弟



装在信封里的

民国

爱情篇
时光深处的小情书



沈从文与张兆和： 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

其一

沈从文致张兆和^①

【作者简介】

沈从文（1902—1988），小说家，散文家。原名沈岳焕，湖南凤凰人。这个以“乡下人”自居的水边人，前半生颠沛流离，少年时就随军到沅水流域各地生活，之后辗转北京、上海求学写作，并历任中国公学、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北京大学教职，历尽种种战乱和人事、政治的风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，由“从文”而“弃文”，埋头于文物研究，在那些“花花朵朵、坛坛罐罐”

① 此信曾以《废邮存底（一）》为篇名，1931年6月发表于《文艺月刊》二卷第五期至第六期。收入《沈从文全集》时，为区别于其他分散发表的《废邮存底》，采用此篇名。

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。主要文学著作有：短篇小说集《虎雏》、《月下小景》、《八骏图》，中篇小说《边城》，长篇小说《旧梦》、《长河》，传记《记胡也频》、《记丁玲》、《从文自传》，散文集《湘行散记》，论文集《沫沫集》、《废邮存底》（及续集）、《云南看云集》等，文物研究著作有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。

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的书信，从“正当最好年龄”的相识，到耄耋之年的相濡以沫，贯穿五十载岁月风雨，成为他们传奇爱情的绵密注脚。沈从文汪洋恣肆的才情和敏感独特的生命体验，都无声地渗透在这些书信里。它们是家书，又不仅仅是家书。

【写作背景】

从1930年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起，到1933年9月两人终于结为夫妻，大约经历了三年零九个月。其间沈从文给张兆和写的情书约有几百封，全部毁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。本文是沈从文当年唯一公开发表过的情书，成为这段爱情传奇开端的珍贵证物。

一九三一年六月 北平

××^①：

你们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。我要玖到××来看你，我说：“玖，你去为我看看××，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。去时高兴一点，因为哥哥是以见到××为幸福的。”不知道玖来过没有？玖大约秋天要到北平女子大

①最初发表时即如此，应为作者刻意隐去。

学学音乐，我预备秋天到青岛^①去。这两个地方都不像上海，你们将来有机会时，很可以到各处去看看。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，历史上为保留下一些有意义极美丽的东西，物质生活极低，人极和平，春天各处可放风筝，夏天多花，秋天有云，冬天刮风落雪，气候使人严肃，同时也使人平静。××毕了业若还要读几年书，倒是来北平读书好。

你的戏不知已演过了没有？北平倒好，许多大教授也演戏，还有从女大毕业的，到各处台上去唱昆曲，也不为人笑话。使戏子身份提高，北平是和上海稍稍不同的。

听说××到过你们学校演讲，不知说了些什么话。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，我想她也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，除了红脸不会有再好的印象留给学生^[1]。这真是无办法的，我即或写了一百本书，把世界上一切人的言语都能写到文章上去，写得极其生动，也不会作一次体面的讲话。说话一定有什么天才，×××是大家明白的一个人，说话嗓子洪亮，使人倾倒，不管他说的是什么空话废话，天才还是存在的。

我给你那本书，《××》同《丈夫》^②都是我自己欢喜的，其中《丈夫》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，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^[2]，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，一面给你写信，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。我照例是这样子，做得出很傻的事，也写得很多的文章，一面糊涂处到处使别人生气，一面清明处，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做我自己的事。××，这

① 沈从文于1931年秋离开上海，赴青岛大学任教。

② 《丈夫》是沈从文1930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，讲的是湘西某地花船妓女的生活故事。

[1] 小档案：沈从文在中国公学

1929年8月，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沈从文，经徐志摩介绍，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讲师，讲授“小说习作”“新文学研究”等课程。第一堂课，沈从文准备了丰富的资料，但他在慕名前来的众多学生前呆站了十分钟，然后把预备一个多小时的授课内容用十分钟便念完了。最后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：“我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”学生们大笑不止。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学生中，就有正在中国公学外语系就读的张兆和。

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倾心，锲而不舍地写信给她，据说达每天一封之多，但是张兆和毫无回应，最后不堪其扰，找校长胡适求助。岂料在此之前，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曾跑到胡适那里哭诉。见张兆和主动找上门来时，胡适说：“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！”啼笑皆非的张兆和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我顽固地不爱他！”直到1933年初春，沈从文这个“乡下人”才终于喝到了张兆和所许的“甜酒”。

[2] 小档案：吴淞中国公学

中国公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，创办于1906年，校址位于上海吴淞炮台。不少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家名人都曾就读或任教于此，如舒新城、朱自清、叶圣陶、胡适、杨杏佛、罗隆基、吴晗、朱光潜、梁实秋、傅东华、冯友兰、罗尔纲、郑振铎、施蛰存等。

1928年，曾是中国公学学生的胡适接任中国公学校长，兼任文理学院院长。胡适出任校长后，聘请老师兼容并蓄，不拘一格。以中国文学系来说，当时就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，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证，郑振铎教西洋文学，等等。其时，中国公学的学术思想氛围达到了空前的活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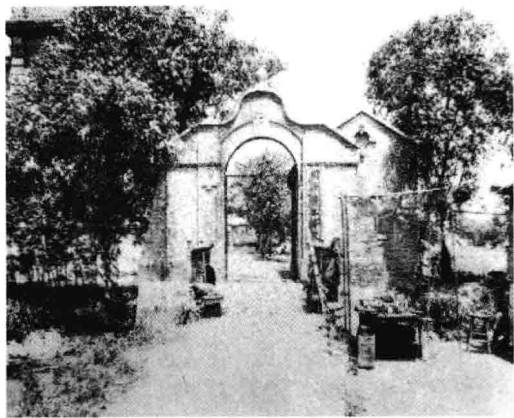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中国公学校门旧影

时我来同你说这个，是当一个故事说到的，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难受。这是过去的事情，这些过去的事，等于我们那些死亡了最好的朋友，值得保留在记忆里，虽想到这些，使人也仍然十分惆怅，可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。这些随了岁月而消失的东西，都不能再在同样情形下再现了的，所以说，现在只有那一篇文章，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义。这篇文章得到许多好评，我反而十分难过，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，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，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。

我近日来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到似乎下面的话：“每人都有一种奴隶的德性，故世界上才有首领这东西出现，给人尊敬崇拜。因这奴隶的德性，为每一人不可少的东西，所以不崇拜首领的人，也总得选择一种机会低头到另一种事上去。”××，我在你面前，这种德性也显然存在的。为了尊敬你，使我看轻了我自己一切事业。我先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无用，所以还只想自己应当有用一点。到后看到那篇文章才明白，这奴



图2 《从文家书》书影

隶的德性，原来是先天的。我们若都相信崇拜首领是一种人类自然行为，便不会再觉得崇拜女子有什么稀奇难懂了。

你注意一下，不要让我这个话又伤害到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不是在窘你做什么你所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只在告诉你，一个爱你的人，如何不能忘你的理由。我希望说到这些时，我们都能够快乐一点，如同读一本书一样，仿佛与当前的你我都没有多少关系，却同时是一本很好的书。

我还要说，你那个奴隶，为了他自己，为了别人起见，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。当然这事做不到，因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。为了使你感到窘迫，使你觉得负疚，我以为很不好。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，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，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，我才明白，我不是一个首领，

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，却愿意自己做奴隶，献上自己的心，给我所爱的人。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，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，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

××，我求你，以后许可我做我要做的事，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，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，让我有一种机会，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，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。你莫想，每一次我说到“我爱你”时你就觉得受窘，你也不用说“我偏不爱你”，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。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，到事实上却是毫无用处的。有些人对天成日成夜说：“我赞美你，上帝！”有些人又成日成夜对人事的皇帝说：“我赞美你，有权力的人！”你听到被称赞的“天”同“皇帝”，以及常常被称赞的日头同月亮，好的花，精致的艺术回答说：“我偏不赞美你”的话没有？一切可称赞的，使人倾心的，都像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他们管领一切，统治一切，都看得极其自然，毫不勉强。一个好人当然也就有权力使人倾倒，使人移易哀乐，变更性情，而自己却生存到一个高高的王座上，不必做任何声明。凡是能用自己各方面的美攫住别的人灵魂的，他就有无限威权，处置这些东西，他可以永远沉默，日头，云，花，这些例举不胜举。除了一只莺，他被人崇拜处，原是他的歌曲，不应当哑口外，其余被称赞的，大都是沉默的。××，你并不是一只莺。一个皇帝，吃任何阔气东西他都觉得不够，总得臣子恭维，用恭维作为营养，他才适意，因为恭维不甚得体，所以他有时还发脾气骂人，让人充军流血。××，你不会像帝皇。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，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的赞美，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，如何不恰当，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。××，你是我的月亮。你能听一个并

不十分聪明的人，用各样声音，各样言语，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，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，如一个光明，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，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味的事吗？

“人生”原是个宽泛的题目，但这上面说到的，也就是人生。

为帝王作颂的人，他用口舌“娱乐”到帝王，同时他也就“希望”到帝王。为月亮写诗的人，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了。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，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。××，我看你同月亮一样。……是的，我感谢我的幸运，仍常常为忧愁扼着，常常有苦恼（我想到这个时，我不能说我写这个信时还快乐）。因为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，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，照到我们头上的，还是那个月亮。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，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。至于你，“人事”的云翳，却阻拦到我的眼睛，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！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，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，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。

“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，永远不会老去。但是人，他自己却老去了。”我想到这些，我十分忧郁了。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，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起年月风雨，用对自然倾心的眼，反观人生，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，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。在同一人事上，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。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。我也安慰自己过，我说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我应当为自己庆幸……”这样安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，为“人生的飘忽”这类感觉，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。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，这悲哀，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，



图3 1933年沈从文、张兆和新婚后的合影

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。

仿佛有些方面是一个透明了人事的我,反而时时为这人生现象所苦,这无办法处,也是使我只想说明却反而窘了你的理由。

××,我希望这个信不是窘你的信。我把你当成我的神,敬重你,同时也要在一些方便上,诉说到即或是真神也很糊涂的心情,你高兴,你注意听一下,不高兴,不要那么注意吧。天下原有许多稀奇事情,我××××十年,都缺少能力解释到它,也不能用任何方法说明,譬如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,血就流走得快了很多,全身就发热作寒,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,就似乎又十分害怕,又十分快乐。究竟为什么原因,任何书上提到的都说不清楚,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时常提到。“爱”解作一种病的名称,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,那病的现象,大致就是上

述所及的。

你是还没有害过这种病的人，所以你不知道它如何厉害。有些人永远不害这种病，正如有些人永远不患麻疹伤寒，所以还不大相信伤寒病使人发狂的事情。××，你能不害这种病，同时不理解别人这种病，也真是一种幸福。因为这病是与童心成为仇敌的，我愿意你是一个小孩子，真不必明白这些事。不过你却可以明白另一个爱你而害着这难受的病的痛苦的人，在任何情形下，却总想不到是要害你的。我现在，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，我很安静，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，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。假使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，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，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，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，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，我们见到时，那真是有意思的事。任何一个作品上，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，最动人的一章，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。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，许多动人的诗，所写的就是这些事，我们能欣赏那些东西，为那些东西而感动，却照例轻视到自己，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传奇的行为，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。因为这个理由，天将不许你长是小孩子。“自然”使苹果由青而黄，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，转成一个“大人”。××，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，愿意做大人时，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，有些什么感想。“萑苇”是易折的，“磐石”是难动的，我的生命等于“萑苇”，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“磐石”。

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，使人只想下跪，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，距离得那么远，我日里望着，晚上做梦，总梦到生着翅膀，向上飞举。向上飞去，便看到许多星子，都成为你的眼睛了。